



余开选等著

大胖和小胖

作家出版社

目 次

心的成長.....	履 冰 (1)
王仲文.....	熊 炬 (22)
大胖和小胖.....	余开选 (35)

心的成長

顧冰

一

午飯后，傅育英同她那一組的治虫員們，研究了下午在棉花地里噴射杀虫藥粉的問題。回到家里，正想休息一会儿，再把泡了一天的两件汗衣洗一洗；忽然邻居的一个小鬼，手里拿着封信跑进来，在她臉前晃了晃說：

“育英姐，給你！”把信遞給她，就野馬一般跑走了。

她正要拆信來看，母亲从屋里走出来，捋着头上汗浸浸的乱发，惊喜地問：“是你弟弟从学校写回来的吧？”

“不是；黃昭蓉写給我的。”

“她回来啦！”母亲的眼里閃着驚訝羨慕的光彩，但馬上又沉下臉說：“唉，嫁了个好男人，架子就大起来啦！住在一个乡里，还搶書帶信的！”她嘮嘮叨叨地說着往外走，忽又站下来，不放心地問：“她給你写信干啥子？”

“我还没有看啦！”育英不耐煩地說。

母亲叹了一口气，走出去了。

黃昭蓉是傅育英的好朋友，她今年二十二岁了，比

傅育英大三岁。几个月前，她到城里和一位解放军的排长结了婚。信很短，是这样写的：

亲爱的育英妹妹：

我回家来已经七、八天了。死丫头！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？我心里烦得要命，多想跟你谈谈呵！快来吧，我要送你一件你没有看见过的好东西，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千万要来呀！

昭蓉 七月二十一日

这封信要是别人写的，育英看了一定要生气的。但这是几个月不见面了的女友写的，她很快地看完后，高兴得心里直跳，恨不得长上翅膀，马上飞到女友的跟前。

“她回来啦！她变了样子吧？”育英快活地自语着。

想起土地改革那阵，母亲由于早年守寡，象鸡婆抱小鸡那样，把她看管得死死的，什么会都不让她参加；黄昭蓉那时候是乡里的妇女委员，可活跃极啦！她来打通母亲的思虑，硬把她拉出去参加各种会议和斗争，使她怯懦的心灵打开了窗子，透进了阳光和风雨，明白了许多新鲜的道理。扫盲运动开始后，黄昭蓉因为是高小毕业生，调到县里参加了民校教师学习，回来在乡里试办速成识字班，又鼓励她参加学习，使她不上三个月就学会了两千多个生字。黄昭蓉当民校教导主任时，又培养她作小先生，每晚帮助她准备功课，下课后帮助她总结经验。经常鼓励她说：“有了文化，就不在农村吃苦了。”遇到刮风下雨，就留她和自己住在一起。她们什么话都

談，就象亲姐妹一样——不，除了姐妹的亲密感情外，她还把黃昭蓉当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象小学生对老师一样，在純洁的心灵里，深深地崇拜着她。全乡成立高級农业社后，黃昭蓉沒有被选做脫产干部，她就鬧起情緒来，后来找到一个軍官結了婚。这件事，引起乡里人很多責备，小伙子們更在背后喊喊喳喳，說她过去是假积极，脑子里还是“嫁汉吃飯”的思想。傅育英虽然不便公开辯护，但內心里是袒护自己的女友的：“她干工作那么久，又有那么高文化，为啥子不能当个脫产干部呢？这件事就是处理得不公平嘛！是你们把人家挤出去的。”几个月不見面了，她是多么想念她，有多少話想同她說呀！

她急忙走进寢室，換上干淨衣服和鞋子，又梳了梳头发，就走出門去。

那几个治虫員，还坐在胡桃树下耍鬧着。看見傅育英穿得新嶄嶄的，鮮紅的臉蛋上挂着笑影，就問她：“你打扮得新娘子一样，頂着大太阳，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乱講！黃昭蓉回来啦，我看看她去。”

“去看黃昭蓉呀？快去吧！”一个胖得东瓜一样的姑娘，笑着走到她跟前，湊近她的耳朵小声說：“育英姐，叫她也給你介紹一个……”

沒等胖姑娘講完，傅育英狠狠擰了一下她那肥厚的耳朵。她哎哟一声，笑着跑开了。不过，育英自己的臉，却象扯火閃一样的紅了。

她一边走，一边想：“她說告訴我一個好消息，究竟是啥子消息呢？”心里象一鍋開水似地亂跳着。

二

這個所謂好消息，她不是一點都猜不着的。一個多月前，她給黃昭蓉寫過一封信，訴說了她當時苦悶的心情。

還在初級社的時候，傅育英和团支部書記謝廷均，就悄密密地相好了。成立高級社以後，謝廷均擔任青年生產隊的隊長。他們二十多個男女青年隊員，帶頭在河邊開荒，在山上植樹。十二年農村遠景規劃，象天上的彩虹一樣，使他們心迷神醉。謝廷均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拿着喇叭筒到處喊人。他總是先走到傅育英的窗前，用手敲敲窗子，低聲說：“育英，快起來吧，不早啦！”傅育英每回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，雖然周身還感到酸痛，還沒有睡足，但總是馬上睜開眼睛，一撐身就跳下床來。

謝廷均從小是個孤兒，家里只有一個眼睛紅腫的老媽媽，因此他身上穿得很破爛，冬天也經常沒有鞋襪穿。有天開荒時，傅育英看到他腳踝被石子碰破了，鮮血一滴一滴往下流，可是他還挑着担子飛跑，臉上還在笑，嘴里還在唱。看着他那個樣子，傅育英心里突然難過起來！她背着人，悄悄把一塊手帕撕成兩幅，要替他包紮一下。他却低下頭笑着說：“不要緊，沒傷着骨

头……”从这天以后，兩人見面時說話更少了，但默默交換一下眼色，誰也知道誰心里想說啥子。不过这两个年輕人的性格，都是那么沉默，不輕易把內心的痛苦与欢乐流露在臉上，再加上謝廷均不久就被調到区里工作去了，所以他們的“秘密”戀愛，一直還沒人知道呢。

从謝廷均調区里工作，黃昭蓉出嫁以后，乡里青年男女的思想上，起了一个明显的变化。开初是一些初中和小学毕业的青年，有的投考技术学校去了，有的鬧着要出去找工作；后来有些沒有讀过書的青年，也鬧着要出去当工人、参加垦荒团；参军时，青年生产队里一下子又走了七、八个。有个高小毕业生，考进了貿易干部学校，分配到百貨公司工作沒多久，回来时穿了身嶄新的藍色干部服，故意到青年生产队踉蹌了一趟，說話时眼睛望着天，走路的姿式都变了。黃昭蓉結婚后，給家里寄了几十元錢，还在信里有声有色地介紹了她的新生活。……这些事情，象一陣風似的在乡里傳播着。青年們生产的热情減退了，好些姑娘們也不願意在农村結婚了。

傅育英却没有什么思想波动。这是因为：他弟弟在中学讀書，家里只有一个能作附帶劳动的母亲，要是她自己离开合作社，不仅弟弟讀書的用費成問題，母亲的生活也要发生困难；更其重要的是：謝廷均到区里工作以后，对她还是照旧的关心，每次回来見着她，就关心地对她說：“安心生产吧，給別人作个榜样。新社会

里，只要努力工作，在哪里都有前途。”育英很听他的话，相信他们的感情是牢固的，谢廷均虽然当了干部，也永远不会对她变心的。党支部書記见她情绪很安定，曾当众夸奖她，还鼓励她努力工作，争取入党，并保証县里成立“拖拉机手訓練班”时，保送她去学习。她感到自己非常幸福，谢廷均和她将来的生活，在她的脑子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！

可是沒过多久，傅育英正和青年队員們在鋤草时，谢廷均忽然揹着行李卷回来了。大个子李末元首先看見他，提高嗓子喊道：“谢廷均！你咋个卷起鋪盖回来了呢？是派来当駐社干部的吧？”其他队員們都放下生产，把谢廷均圍了起来，你一言我一語問長問短。谢廷均被問得面紅耳热，难为情地解釋說：“区里精簡干部，我跟别的三、四个同志，都被派回来参加生产。明天起，咱們还一块劳动吧！”

他走后，青年队員們議論开了。有的很同意这个精簡干部的作法，說是把鬧着出去的青年都送回来，大家的情绪就安定了。有的却泄气地說：“看吧，还是讀过書的关火^①；谢廷均虽然工作好，可是沒有文化，干部还是当不成。”那个胖得冬瓜一样的姑娘，翘着嘴巴对傅育英說：“要是我呀，跳江里淹死也不回来，有啥臉見人呵！”

① 关火，四川土語，如北方土語中的“行”。

傅育英一句話也沒說，臉色青一陣白一陣，象夜里做了場惡夢醒來後一樣，心里又恐懼又難過，只想放聲哭一場……

回到家里，傅育英夜飯也沒吃，就躺上床睡了。她正伏在枕頭上抽泣時，却聽見謝廷均在院里喊她：“育英，你這麼早就睡了？社長要我来喊你，今晚開團支委會，研究一下青年生產隊的問題。”育英沒有回答，她第一次對他說話的聲調，產生反感——“今下午，看着他那傻笑的样子，我还有点同情他，为他感到难过；怎么他现在还是那样高高兴兴的，象是什么事也沒发生一样。这人真是缺少一个心眼儿！……”她翻了一个身，把臉埋到枕頭里了。

“育英，我还要去找别的支委，你快点来吧！”謝廷均又在外边喊她。

“我不去！我生病啦。”育英抬起頭，低聲而含怒地說。

“那你好好休息吧！”謝廷均好象也感到了育英在生氣，說話失去了快樂的調子。走了几步，又轉回身子問道：“我家里有仁丹，你吃不吃？”

育英沒有再回答。謝廷均拖着步子走了。

第二天，謝廷均真的又回到青年生產隊做活路了。隊員們問他：“你当了几个月干部，又回来挖泥巴，胳膊痛不痛呀？”謝廷均笑着說：“不痛，吃了这几个月大米飯，胳膊更有力啦！”“你在区上当多大个干部？”

“芝麻籽那么大。整天跑腿、开会，一点事情处理得不对头，还要挨农民們的批評呢。干部也不好当呀！”就这样，說笑声、歌唱声又在青年中熱鬧起来了，大家的鋤头也揚得更高了！

傅育英这天却没有来生产。

謝廷均調区里工作以前，是社里青年团的总支書記、青年生产队的隊長，还是乡人民委员会的武装委員，拿半个乡級脫产干部的薪水。这次回来后，因为武装委員的职务，被別人代替了，半份薪水也没有了；只在青年生产队里当隊長，靠工分吃飯。有些人为了謝廷均抱不平，認為他努力工作不討好，反而从婆婆变成儿媳妇了。傅育英更为这件事感到不平，一方面抱怨領導上对人不公平，也抱怨謝廷均这个人太老实，象条只会卖力不会說話的牛一样。她变得更少說話了，眼睛里失去了幸福的光彩，見着謝廷均时，就把臉扭开了。

使她煩惱的事，又接連发生了几次。社里往“拖拉机手訓練班”保送學員时，因为爭着去学习的青年太多，在团总支会上討論时，謝廷均竟提議她可以不去学习，使她失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。她心都气炸了，差一点和他在会上吵起来。謝廷均几次找她談話，想打通她的思想，但她一次也不願見他。謝廷均只好写信向她解釋，她看也不看就撕碎了。后来，党支部会討論她的入党問題时，謝廷均又批評她觉悟不高，缺乏羣众观点，考虑个人問題太多，使她的入党問題又没有通过。回

到家里，她伤心地哭了一场，想起谢廷均就气得心里发抖，对自己在农村中的前途，也感到失望了！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她写信给黄昭蓉：“……想办法让我也出来吧！我实在不愿再住在家里了！……”

她的女友现在回来了。“那个好消息是什么呢？……”想着黄昭蓉信上的那句话，她的心又象炒豆子似的跳起来了！太阳灼热的晒着，大滴的汗水从她鲜红的脸上淌下来。

三

她走到黄昭蓉家里，黄昭蓉的母亲正忙着作饭，没看到她进来。

“黄大娘，你们现在还没吃午饭呀？”她走近她说。

黄大娘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你来啦！你昭蓉姐进城买东西去啦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这么大太阳，一定是跑得口干舌燥的，我给她作点凉粉；等她回来吃两碗。”她说着，一种慈爱的、满足的、夸耀的神色，在她那热得流汗的脸上闪烁着。

这位矮胖胖的黄大娘，年纪虽然四十出头了，但她那方正的脸上还没有一条显眼的皱纹，一对精灵的大眼睛，闪烁着油亮的光彩。她和丈夫原在城里做小买卖，解放后才迁到农村来。过去几年中，她总是抱怨农村生活苦，群众也批评她好吃懒做，因此她常常是怒气

冲冲的，对誰也沒有好臉色。这一次，她却給傅育英一个異样的感觉：她那濃密烏黑的头发，梳成一个城里人的漂亮的髻子，穿着一件大概是女儿穿剩的白底藍花的短袖上衣，把她那肥胖的腰身箍得象香腸一般，臉上和眼里都堆滿着笑容，看着更加年輕了許多。

“她啥子时候才能回来呢？”育英問。

“快要回来了，你等一等吧。她回来这几天，哪一天不在念着你呀！”

“她回来住好久嗎？”

“誰曉得呢？剛回来时，說她受人出差去了，在外边要耽擱几个月，她要住到秋后再走。可是乡下生活她过不慣呀，一点不如意，就鬧着要走。”

“她进城才几个月，就过不慣乡下生活啦？”育英笑着說。

“人就是这样嘛，誰跟享福有仇呢？吃着了甜的，就不想再吃苦的啦！她受人負过伤，講起他的功劳呀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現在每月拿好几十元錢，家里又沒有別人，小俩口吃不愁穿不愁，把她当成宝贝似的。她啥子工作也沒做，有些軍官說啥子要她进工厂学紡紗，她气得哭了一場，她丈夫还給她陪小心哩！你看，她不是过的神仙一般的日子嗎！”她講得眉飞色舞，真象她自己作了神仙一样。又吮着嘴指了指，“走，我領你看看她住的地方去。”就自己跳着走在前面了。

黃昭蓉的臥室，还是她从前住的那間小房子，可是

样子全变啦。一走到門口，就聞到一股扑鼻的甜膩膩的香气。用报纸裱糊了的墙壁上，挂着几張花花綠綠的招貼画。正中挂着她同丈夫合照的象片：一張是两个人并肩站着照的；另一張是她丈夫昂头坐在一幅布景的前面，她偏着头站着，一只手扶着丈夫的肩膀照的。她丈夫穿着軍装，很魁梧、很高大，要不是一个扁鼻梁，看着还滿漂亮呢。黃昭蓉变得几乎使傅育英不認識了，她的臉胖了，那么甜蜜地笑着；脚上穿着皮鞋，头发燙得象千荷叶一样卷着……看着这些照片，不知为什么，傅育英的臉上热辣辣的，心里感到不是滋味。

“你看看，这些东西，我們从前在城里也沒有见过呢！”黃大娘指着女儿的床鋪說。

傅育英扭过头去，看見床上挂着黃綠色的蚊帳，鋪着一條白底印花的太平洋牌床單，一條紅緞面的被子，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边；一对四川挑花的枕头，作得精致极了！几件穿过的和沒有穿过的花衣服，五顏六色地挂滿了一根子，真象城市里裁縫店的櫥窗哩。这一切，在一个农村姑娘看来，实在有点又羡慕又刺眼。

“你昭蓉姐早就該当个象样的干部啦！社里大大小小那么多干部，哪个比得上她的文化呢？他們就是不提拔他！”黃大娘先是七分得意三分神秘地笑着；但說到这里，眼睛里又現出委屈和抱怨的神气来。“現在她嫁了个好男人，別人看着又吃醋眼酸，惹出一大堆閑話：啥子不安心农村工作啦，当太太享福啦！唉呀，把你耳

朵都听得起茧了！”她厌恶地皱紧了眉头，象有一羣蒼蠅叮痛了她的疮口一样，連連揮着她那肥胖胖的手，又接着說下去：“你是个明白姑娘，你想想看嘛：我們一家子沒有一个主要劳动力，入了高級社，全凭劳动吃飯呀！你昭蓉姐当个人民教师，每月只補助那几个錢，还不够她另用呢！要不是她找到这个好对象，每月給我們兌几个錢，我們的日子可难过啦！”說到这里，她皱紧的眉头展开了，眼睛里又跳跃着心滿意足的光芒。

傅育英靜靜地听着，臉上沒有什麼同意或不同意的表示；但她內心里还是很同情黃昭蓉的：“她生得那么伶俐，又有那么高的文化，为啥子硬要人家守在农村吃苦呢？”她瞥了一眼女友的照片，輕輕地吁了一口气，又羞澀地把眼睛移开了。

“我說呀，育英！你們当姑娘的，不要想那些天高路远的事吧！啥子社会主义呀，說得天花乱墜，誰知道哪一年能够到呢？还是找一个合适对象，有个靠山，不愁吃穿牢靠些；嫁在农村里，一輩子风刮太阳晒。你年紀也不小啦，讓你昭蓉姐給你介紹一个吧！”她輕声笑着，显然并不是真心替这个姑娘着想，而是在夸耀自己的女儿。

“你快去給 她做飯吧，她該回来啦；我在这里歇歇。”育英又心煩又羞怯地說。

黃大娘走出去后，育英躺在黃昭蓉的床上，头有点发昏，她合上了眼睛；可是身子挨着那花花綠綠的床，就象触到一根毛茸茸的虫似的不舒服，馬上又坐了起

来，望着女友的照片，陷入沉思里边了：“她說那个好消息，一定是……唉呀，这样子好嗎？我可过不慣哩！……”看着女友那千荷叶一样的鬚发，手扶着她丈夫的那种姿态，她心里乱紛紛的，臉又热辣辣的发燒了。

她想鎮靜一下，什么也不想，一切等她的女友回来再說吧。但是不行，陌生新奇的城市生活，模糊生疏的一个男子的面孔……母亲、弟弟、青年生产队、治虫小組……在她脑子里攪成一团。当她又抬起眼睛，看着那个魁梧的軍人形象时，謝廷均的瘦小結实的身影，和那双坦白朴实的眼晴，象一根弓弦一样，把她的思想拉紧了；他那挑着担子飞跑的赤脚上的血痕，站在窗前低声喚着她的声音，又在她的心里复活了！但馬上又想起他背着行李从区上回来的样子……赤着脚，流着汗，在田里劳动，在党、团會議上鉄面无私的发言……他的家庭是那样破烂，他就这样过一輩子嗎？这一切，他一点也不知道操心——他是聪明呢，还是傻呢？唉，想到他近来那双隐藏着痛苦而又流露着期望的眼睛，又多么使她难过呵！

“嫁在农村里，就得吃苦一輩子……找个合适的对象，有个靠山……”黄大娘这些话，又在她耳边响着——对嗎，不对呢？

她用手托着热烘烘的臉，眼睛潤湿的沉思着……

四

外面傳來一陣鑼鼓聲和鬧哄哄的人聲。育英忙走出去，問黃大娘：“干啥子的？”

“給王德和送葬呀！你不認識那個孤老头子嗎？得病两三天就死了。”

雖然不在一個耕作區，王德和這個人的名字，育英却是聽說過的。去年秋天，一個賣另食的老頭到社里來，放担子時不小心，把一罐子燒酒倒在地上了。他傷心地哭着，發愁做生意的本錢沒有了。王德和看了不忍心，把自己準備做棉衣的五元錢送給他了。這件事很快在鄉里傳誦着。育英也是從這件事聽到王德和這個名字的，但卻沒有見過他的面。

鑼鼓聲越響越近了。傅育英向外面一看，一百多個男女社員，胸前都戴着白色的紙花，排成一個長長的行列，護送着死者的靈柩，沉痛地向前慢慢移動着。她仿佛曾經看見過這樣的場面。是的，那是她們耕作區埋葬一個五保對象的時候，大家也是敲着鑼鼓，胸前也佩戴着紙花；但人們臉上的表情和這不相同；那時候人們只是覺得驕傲，好像在說：看！這就是合作化的優越性；這就是集體力量的表現！但今天，人們的臉上卻流露着一種說不出的難過。她看着看着，心里猛然悸動了一下，剛才的胡思亂想全忘了，象誰推着她一樣，不自覺地加

入了那送葬的行列。

七耕区的区队长李有方，亲自和大家抬着棺材。棺材上放着社员们送的许多花圈。团分支书记和另一个青年抬着一块小小的墓碑。一个傅育英熟识的妇女，轻轻拉了拉她的手，小声对她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区队长满眼都闪着血丝了！为了调理王德和的病，他两天两夜没睡觉，现在还亲自抬着棺材！”育英问：“王德和家里几个人呀？”“哪还有人呀！按说，他还不算老，才五十六岁，大家都劝他结婚，也有人愿意嫁给他。可是他却总是笑着说：‘解放前，我总耽心自己死在我娘前头，留下她活受罪；可是她死在解放后啦，我把她埋在自己分的土地上，心上一块石头放下啦！说到我嘛，有分的这两间瓦房，死也可以死在自己家里啦！要是大家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，你们会把我抬到山上安埋的。社就是最好的家啦，还结啥子婚呀！’”她叹息了一声，又兴奋地说：“这老头子，他可真是以社为家呀！他一年做那么多工分，日子却过得比有儿有女的还俭省，存的钱和粮食，谁困难就借给谁。前天夜里下猛雨，他一个人把社里晒的两亩地的包谷杆堆起来，又跑到石灰窖上，帮助把石灰盖好，淋了半夜的雨。第二天，他浑身烧得火烫，又瞒着人跟大家一起挖水沟。等晓得他病倒了，把他抬到县医院里，可是他已昏迷不醒了……”她的声音哽咽了，不住用手揩着泪水。旁边一个老太婆马上插嘴说：“他吃了一辈子苦，可是没有白活呀！全耕作区